東川劉文簡公集

東川劉文簡公集卷之二

序

送貳守杜君廷宣任鶴慶序

成化癸卯余同年貢於鄉者七十人今皆先後列職中外而得貳郡者則自杜君廷宣始　國朝用人凡入大學者皆以次注選銓曹其欲用之也銓曹簡列數百人考其藝而第其甲乙其在首列者初悉選爲臺省部署之官次爲郡邑長貳其後雖罷臺省部署之選而郡貳州長猶至三十人不止至於今在首列者則僅得爲郡貳州長而止於五六人或一二人而

無所謂臺省部署者矣盖今之貳郡州長悉以邑令之賢者遷之不輕授故往往由大學選一舉而至郡貳州長者以爲至難而皆歆艶之然則廷宣之爲貳守也盖爲同年之光者不可賀乎廷宣之守在鶴慶今將赴任而諸縉紳大夫欲余有言以贈之夫鶴慶在唐爲越析詔之地今爲滇南大郡其民朴而好訟廷宣明達忠信惇厚端恪今之往也其治狀必有異乎人者而迂鄙之見則嘗聞之君子之爲政也不患乎事之難爲而惟患乎心之不治心者所以揆事宰物者也夫麟趾褭蹄氷紈綺繡珠璣玳瑁之物易以

惑於心而簿書期會効勞鞅掌心易厭之至於閭閻疾苦以及庶務坌集非迫於勢與怵於禍未有不忽之者三者有一於心則於政之行必是非錯繆民受其殃此古之人所以拳拳於清慎勤之箴也廷宣往矣其毋忘所以治其心哉心有所治則臨財不爲苟得臨事不爲苟處而民之憂愁疾痛舉切於吾身而事無不理矣若謂居於上而可以忽乎下志已滿而進恤其他固非廷宣之心也而亦豈諸同年之所望哉余於廷宣誼猶兄弟也故申諸縉紳之情不敢導諛以虛致贈之意

送太守李君邦輔之柳州序

世之仕者得其地則喜否則以唁而不以賀不獨其人爲然也柳州距京師幾萬里雖民醇俗阜視他州爲樂土然自古爲荒服仕者咸不樂居惟在廣西爲要劇之地故守者必欲得其人而又有不易得者邇知府缺宰臣因舉李君邦輔起家進士歷官郎中䟽通博大處天下事無難易如燭照數計井井有條與人交不設城府以是亟於公卿閒謂不得貳省寺亦必佐方伯當一面否則非所宜故柳州之舉人雖宜其才而固有不樂其地者而邦輔之言乃曰仕所以

行道非以為利也道果可行歟雖僻可也不有九夷之居乎道果不可行歟近不可也不有竊祿之耻乎況今 聖明在上仁漸義摩薄海內無一地而非仕國亦無一人而非齊民然則何適而不可耶余聞而壯之夫古之仕者為人今之仕者為己以其為人也則未仕固未嘗不出疆載質以求之急也既仕則於魯可也於楚可也於秦亦可也而何擇其地以其為己也則利征欲趨重內輕外如長沙之憂淮陽之薄在名賢猶然況其下者乎今邦州乃無幾微見顏色而安於人所不能安之地其所養不受變於俗矣豈

果於爲人而不屑於爲巳者乎世皆以古今人不相及若邦輔者其有異乎否也余於是而又有所感焉柳州自唐多名賢其猶著者則柳宗元之文劉諫議之忠至今焯焯不泯邦輔往矣其尚友之心寧無勃然於中乎然則克其爲人之心加以尚友之政豈弟之惠可以預爲柳人慶矣邦輔行凡在鄉里之仕者皆餞於都門外而請余以言如此

送郎中王君克勤歸省祭序

余同年友王君克勤初舉進士而歸也得事其尊甫先生尋先生捐館又得親視殯殮盖可以無憾矣繼

起復居京師踰十年歷官至郎中繼母陳在堂乃懇
疏墓兼省母於家即日具疏以請 上賜假留家兩
月給寳鈔千貫爲道里費 恩甚渥也戒行縉紳之
能言者各賦歌致贈而屬其序之余聞君有欲歸之
意竊謂克勤忠信明達士也其心類闕畧而處事如
武侯行軍雖井厠不亂其外若和易而其中介然有
守雖貴肴不能奪故自登仕大司徒若襄城李公淮
南蔡公今太原周公及少司徒若清漳劉公華容東
山公皆負時望慎許可於君獨器重焉其見知於公
卿大夫如此故事臨淸保定歲屬王事一人司出納

君往焉民不告弊法罔或廢通奉　璽書總理糧儲於薊州則事之掣肘有倍蓰於前者而君不激不隨才識尤稱通博至瓜期人咸願借寇詣巡撫者爲之請沮於例而止其政之得於人心又如此今　天子方攬群策以收時望布諸內外庶寮之上以數澤於民如克勤者其在藥籠中久矣乃欲僕僕圖去不少逭不坐失時之議耶余於克勤每懷彈冠之慶而是行則不能不爲之憮然也雖然君子之所以重於世而異於夫人者豈以其微爵顯秩烜赫寵異而已乎古之人固有紆朱拖紫榮艷一時無可稱述遂澌盡

無閒者至於匹夫之行篤倫正誼乃若重於九鼎萬鈞而不可磨滅焉故仕之不朽者在立德立言立功而爵位不與也且今之汲汲於名朝扣暮遊而不厭如所謂榮宦忘親絕裾而仕者不少況敬恭於荒煙楚草之間乎況視繼母如母乎則君之行余又不能不爲之喜幸而不徒以得遂其私爲快也惟君之歸瀟灑之日私心旣降尚懷先憂之心而不專私於松楸篤後樂之志而不專戀於桑梓趣駕而來服膺新命以畢其素所蓄負則德澤潤生民聲光彌宇宙而所以揚休邁烈及於存沒者又不但如此君盍亦思

之哉

送浙江僉憲陳君汝德之任序

國家張官置吏周防旣密而於司刑尤重焉者故內而府部各專於一而法司則三外而藩省旣置臬司職提刑矣而司復設數道至其用人則亦如之故百司之長貳有缺第視資歷高下銓補惟涉司刑者則非素習其事者不與豈以刑者人之司命固容有不輕視於其間者乎重之而慎其選亦法所當然也比浙江按察司僉事缺銓曹既陳君汝德之名請于上制可縉紳莫不榮之蓋汝德以進士起家爲刑部

至事幾五年擢員外郎又一年而晉今職非幸會[illegible]
而其爲人則明爽周慎才識英悟在刑部嚴於聽[illegible]
力斥文致之非凡獄經覆按者咸協中亦無留獄故
刑曹負時名如君者不多屈指往歲　詔廷臣[illegible]薦
所屬大司寇白公舉君宜守郡蓋即其資歷言用人
者則酌其望而不欲狹其施乃授以方面之任人益
謂宜汝德濱行鄉之大夫士既各申餞於郊復屬余
敘行李嘗觀易六十四卦凡人事政治罔不該[illegible]以
刑獄著於大象者有四曰噬嗑豐賁旅是也蓋治獄
之道貴於明而噬嗑旅內卦豐賁外卦爲離離者[illegible]

文明而外中正以之治獄固爲要耳汝德深於易署

初取進士有司刻其文爲程式其治刑固宜垂譽如

此可謂能致用者矣則玆提刑一道殆輕車熟路尚

何待於他事耶抑余所欲告者則今之按察固以

刑爲重也然不有大於此者乎古人有言監司者

令之綱也按察爲古監司則治刑特其一事耳守

繫民生之休戚而監司繫守令之賢否則徒以治

爲意者豈所望於汝德哉然則汝德往矣恩無所

洽威無所不擊明無所不照使君子有所恃而不恐

小人有所畏而不爲若所謂輶車未動而天下

者則紀[illegible]於[illegible]方風聲樹於天下是獨非君之能事乎春[illegible]敢以是贈驪駒之談非所以為告也

[illegible]君元溥歸覲序

兵科左給事中東莞鍾君元溥起家弘治癸丑進士初以才行[illegible]給事刑科越三年績最荷推恩封其親松雪先生如其官母陳為孺人已而轉吏科右尋轉今官蓋自其去家而入仕凡八浹寒暑矣色養之懷無少置嘗疏求省親乃被命按事遼陽弗果至是復懇陳情欵於上許之聖天子以孝理天下不欲重違人[illegible]之私固如是哉君既得請喜色津津見

頩面盖松[illegible]公春秋幾七十孺人於公少二歲咸壽祉方隆而君得定省於久曠之餘故尤可喜濱行侍御張君廣漢偕同鄉縉紳重之屬余以言叙行李昔楊子雲有曰事父母自知不足者其舜乎余竊以為世之人子孰有昧罔極之恩而自以為足也獨舜乎哉及覩絕禍如温太真忘親如祝文思乃知功名勢利足以移人雄之言所以節量夫古今人情者至矣則如元渾之舉余固歆艷弗暇思欲侈而張之况重以廣漢之言耶惟父母所以享其子之養者雖不出於寝興服食之間而非所以為榮也子之所以事親

者亦不出於寢興服食之間而非所以爲孝也故曾子論孝至於莅官敬而以尊親爲大孝然則元溥茲歸也登堂稱壽以承歡二親蓋舉世所僅有者然不有爲之榮而尊之者寓於其間乎是皆吾　君上之賜耳則式遄其歸以圖報稱者又豈可後於親耶於乎溺於仕而不思所以養者非也溺於養而不思所以榮者亦非也元溥當審所圖矣元溥居諫垣因事建議不激不隨時論歸之而其器識凝重非小受者觀此行其於功名勢利可知古人有言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信斯言也吾將見其策勲振耀於

天朝雖欲久於家惡可得乎

送丁希說尹臨潼序

是歲春正月天下諸司述職于　朝　聖天子旣嚴勑所司簡黜其不肖而進厥良矣越三月遂以需次選部之賢任補親民之缺而吾友丁君希說得令陝之臨潼蓋愼選也希說濵行諸鄉大夫以贈言授簡於余維時麰麥旣秀膏雨未沛民心之望實者不懈於晝夜適連二日大雨如注麥禾蔽畒潁者秀秀者實內外遂欣然有喜色余因希說之行竊有所感矣夫去歲比虜寇掠延綏侵侵及平凉臨鞏一帶居民

驟然故關隴之民困於轉輸竭於供億殆所謂室如懸罄者也而臨潼當東西之衝星軺使節日至而民尤困焉則於斯時所望於上以蘇息者不猶百穀之仰膏雨乎有則秀無則槁其及於民不猶時雨乎然則希說茲行其攸係不輕而重而 聖天子洎宰臣之所推擇固有所緊於其間矣夫古之人有下車而雨者謂之隨車雨有決獄而雨者謂之御史雨有拜相而雨者謂之德雨其名位雖不同而所以慰乎人心之望則一也希說其尚慎所以慰人之望哉今之人心固不異於古也苟得其心安知不有以昔人所

稱者爲稱乎抑余聞之洪範謂肅時雨若而管子亦曰五政順時春雨乃來雨之係於政又如此然則希說之往苟能慎其政以慰人心之望則豈特人人頌而悅之而天固將應之雖欲辭顯不可得矣

送太守馬君汝礪還任序

吾友廬江守馬君汝礪述職京師既竣事還相知縉紳各贈以詩其弟主考功政汝載萃爲一卷屬余序之初汝礪以秋官副郎坐公署災左遷倅是郡余嘗叙公卿而下贈行之什大意謂君子之窮通得喪皆莫知其所以致者顧惟順受之而益思所以處之耳

安知禍非福之基而詘非信之兆也君不以其言近俚應曰唯既別去則聞其操存益慎志行益篤而政績事張蔚然於官評物論間按治者之薦章先後驛至而其名遂鏗鍧於　朝著得擢貳守未幾即正守位計其資歷雖履夷違險者其敘遷亦不過如此信乎余之所以告於君者非苟為諛悅也然豈余之言能偶中哉君之所以自信於中及所以信於人者固有素爾昔韓忠獻推官開封理事不倦識者謂其要路在前而治民如此以為真宰相器觀於君其名位顧可量耶則是詩之序余亦安得而峻辭也獨嘗念

人才之生其係於天下國家固非偶然而出於一家則尤不易即以吾蜀論在宋時如三陳之出閬中三蘇之出眉陽其最著者至於唐漢之張魏公丹稜之李文簡井研之李舜臣皆以父子兄弟顯名迨我國朝何其寥寥也今君之父紫厓公方以文學德行位翰學而弟汝載以進士考功銓曹殆所謂文與行不失其世守者而君之敭歷中外烜赫於時又動有可述盖名位德業方與未艾則所以匹休前哲以光於國家者不有攸屬耶遂欣然書之汝礪與余非燕遊一朝之好也故凡所謂兄弟天倫之樂朋徒契

關之懷一不敢言而獨告以所望於君之大者如此

贈余君良爵權南京刑部員外郎序

世嘗論進士者果以爲榮乎則固有溺於名而渝節偷行盡棄其平生如并髦者未足爲榮也果不以爲榮乎則微官顯爵胥此焉出而厚蓄博施非是莫遂亦未爲不榮也惟科目者士進身之途耳而其樹勳垂聲當有攸歸固非蕞爾之得失所能軒輊也且進士之科肪於隋耳自隋而上未有也唐宋以來既崇赫矣而其名賢豈皆出其間哉吾友古涪余君良爵謹恪士也以明經領成化甲午鄉書會試禮闈不第

而其嚮往之志不少衰今奉常遂庵應寧楊先生時居中翰摳衣者盈庭畏爵執經其間業益大進丙午春余卒業大學時往訪焉資褱澤則見君方假寓蕭寺終日坐禪榻探究義理之精奧若不屑與凡士伍者余因以感發居多未幾君不偶而余乃濫獲一第恒竊謂豈有懷奇貨如君而不售哉若有命焉則吾不得而知也已而竟不偶遂如例就選銓曹得司南京刑曹諸司職務人謂君雖不得於此而其所負終當自見即是失得固不能繫君榮辱也繼在刑部則操心治行一不敢背其素所得於心者以是名振諸

公卿間每考績率以學行之優職業之慎槩之今年
春因晋秩南京刑部副郎然則視世之屬厭於一舉
而不克有所樹立者其榮何如而所謂進士之得失
果足爲軒輊耶君濱行凡吾鄉縉紳之在京者重君
遷秩屬余言贈之於乎綆短者不可以汲深褚小者
不可以懷大而明堂大廈之材必於深林鉅麓求焉
觀君所養豈但如是而已哉由是而職益脩名益顯
則峻用顯擢當與時偕升凡舉進士者固將籍以興
起而不得焉者益有所歆艷以自樹立則君之素所
蓄負者不亦大烜暴於時哉良爵行庸以是贈固非

但區區交誼之私也

送瀘州太守何君考績還任序

順德何君德言守瀘陽余往年歸覲諸藩臬明公洎觀風之使有過渝者問其屬吏之賢皆以君爲首稱瀘之士民過者問焉而亦曰公吾民父母也余竊識之曰是何其得乎上獲於下者如此今年考績銓曹奏其績最於　上俾復任而太僕徐君九霄都諫張君惟賢進士鄧君志龍瀘産也屬余以言贈之余乃詰之曰德言之名余稔之久矣亦可得而闡其槩乎曰其詳雖更僕猶未能盡而其大者則廉介沉數出

於其性其所施爲仁恕明決懇懇以愛民厚俗爲務故自視篆以來第見其廢舉弊剗民日安於田里而已其他如顥天而火止逐虎而害除則其心之至誠惇恪若足以格神動物者人咸異之而非其政之大者也余聞而益異之曰有是哉古之人固有以一善一行卓絶特立著名於世者而其他或未能盡然若房杜可謂一世偉人矣論其賢乃曰史無可稱之功豈非不可得而盡數者固益見其賢耶然則即三君之言以驗余昔之所聞則德言者信乎豈弟君子民之父母也余嘗念吾蜀在昔號稱天府宜其民腆裕

饒足甲於他所然自今視之則鄉村井句之間杼柚之聲雖不停而身無完衣禾黍之植雖蔽野而瓶無儲粟而諸長吏方務聲華畧敦朴以興事造工爲賢以幹辦趨走爲能故民有破産以應之而勢不能禁者余切以爲必得長民者休養生息諸凡不急之徵無名之役非果涉大利害者一切力罷庶乎清淨寧一之治民有所賴而固有未能抜乎流俗而爲之者也乃今獲聞德言簡靜仁厚之治如此則德言者豈非篤於愛民利物如古所謂悃愊無華者耶是宜三君拳拳稱述不釋口而思有以張而大之也余聞德

亦尊府東岩先生隱德善教故其伯兄德某以進士官至都御史德某以進士官至參政而皆著惇厚剛方之譽於時蓋其家庭政譜傳之有素君方以是施於瀘陽而得於人遂如此異日論功序擢其名位之來又何患不追逐於伯兄乎庸書而俟之

海屋添籌圖序

海屋添籌圖者戶部主事資陽鄧君惟遠庸以祝其兩母之壽者也惟遠之言曰吾父起家鄉進士筮仕四十年以其餘力督課某輩至弘治庚戌明獲第春官而吾父告逝矣所籍以少慰風木之懷者惟嫡母

包曁吾母康強無恙耳葢包母生吾兄景及弟昌而
吾母之視景昌包毋之視明若出於一以是庭闈之
內怡怡愉愉情好可掬比者　天子覃恩明擭貤贈
於父而包母封孺人　龍章錦軸光賁幽明旣深自
慶幸　壽王之國　天子誼篤親親遣官從行而明
適承之又得取道覲奉　恩命以加於包母而其誕
辰在　月　日屈指春秋葢歷七十有四矣故繪是
圖以爲壽觴之獻余嘗究圖之說昔有三老人者問
年一人曰海水變桑田吾輙下一籌今已滿十籌矣
此其不經之談未足信顧人之愛其人者恒祝之以

壽如日如岡如陵日君[illegible]是已夫人在穹壤間亦一物耳自非天地[illegible]之[illegible]則雖陵谷亦不能無變遷況蕞爾之身乎故人之壽有下中上踰是則止未有巍然獨存視古今如一日者也而人之祝頌者乃欲至於無疆若所謂[illegible]所謂松鶴猶以爲未足必曰如岡如陵爲至而又有添籌之説豈非以愛之愈至而期之愈遠乎以[illegible]於人者猶如此則於其親又當何如此圖所以作而君子之所不廢也於乎自凱風寒泉之詩作而世以[illegible]之樂其養者爲難自江有汜之詩作而世以兩毋[illegible]善於處者爲難而況親

躁爾我之相形則如休徵[illegible][illegible]者又豈多得哉觀此圖則兩母聖善之德三子孝友之情有未易以形容者而惟遠又承　王命得以稱觴於介壽庭闈兄拜前弟拜後雍容揖讓和氣充溢則由一方而天下豈習見哉遂樂爲之序使世之事兩母者當有所則效而爲兩母以視其子者當無分其劬勞之恩也

送楊君繼貞任靈臺序

令果輕乎哉古之人有謂與相爲始終者其言曰相近乎君輔天子以出政化施德澤者也令近乎民承天子之政化德澤而致於民者也故相賢矣而邑無

賢令則政化附而不施德澤壅而不流然則令果輕乎抑顧世之所以責之者甚輕而上之人所以自待者太重於是令有所不爲天子之政化德澤空被諸牆壁矣今之論守令者輒稱龔黃卓魯愚竊謂何代無賢特所以求之者名存實爽爾即使四人者居今之世其志未必能行與否也蓋今之世上之人類以勢臨下而無古者忠厚近民長養成就之意而爲之下者亦皆媮合取容考之四人者其治狀性行固在大都温良有讓忠厚剛毅力行教化躬率儉約視民如子而已今之世可以是施之而曰無其人焉可不

可也雖然信乎古者不可變於俗知其是者不可惑以非則有尚友四子者顧惟求吾職任之所在篤信力行不獲乎上必獲乎下不可得於身必得於後則庶幾克承天子之政化德澤而致於民矣吾友楊君繼貞成化甲午舉進士于鄉越二十年始卒業太學綰銅墨於靈臺繼貞忠信明察方讀書即不解徒掇拾糟粕以規一第凡所以治理之具皆剖劇致用者而乃僅得一邑令則靈臺之往殆如決江河以東注沛然有餘而非逐時好以取容者也然則明日秦隴之間有謂能承天子之政化德澤而致於民者必吾

繼貞矣夫繼貞行凡大夫士之同鄉者屬余歌驪駒故序而俟之

南臺簡命詩序

內江王君行之爲御史滿三考聲績卓越會雲南按察司副使分鎮臨安者未得其人　上遂簡命以往諸縉紳各賦詩致贈題曰南臺簡命而退余序之夫副使之秩降其長僅一等蓋尊官也御史七品耳而一旦躐僭尊位若宜歆艷思彈貢禹之冠者然考行之素履則其守身不玷於氷蘗其莅政不泥於簿書故蹤跡所至霆詢飈發而風議所被奸諛震恐且不

激不耀人樂親焉故官評物論咸謂不貳臺省亦當倅棘寺領藩臬以儲公卿之選否則非所以厲行之者乃遠出滇南何居或曰此非所以論於消息盈虛之道也方今之勢士恒重內而輕外自非識道之士鮮有不以長沙爲惡淮陽爲薄者而其外則又計邊腹爲忻戚況滇南距京師數千里者乎

聖天子洞幽燭微故於遠服尤遴選儁望之士若曰邊徼夷區之重不可與內地埒也則其勢自不待騰口而靡軒輊於其間矣或曰君子之仕何常顧盡其在我者耳在我之未盡雖內非榮苟盡焉外亦奚辱

古之賢哲在唐如宋廣平之風節如顏平原之忠烈
在宋如韓魏公之德度如范汝南之志量皆播列外
服群趨隊逐於庶僚中囬視朝著之上若瞠乎其後
者然黽竭忠殫慮蘗然穎脫竟趨置天子左右以踐
元僚之位至今論弼亮之業者指不敢後僂焉
國家典則憲章古昔而公卿之召自外服其著者如
近時耿清惠年恭定薛文清輩不少則行之之往不
有重望繫於人乎庸詎知其不即召也亦盡其在我
而已矣余聞而避之由前之言則見我　聖明用人
之機盖有持衡之勢焉由後之言則知君子律己之

道宜無往而不盡諸公之詩鏗金戛玉詞約意婉然其大旨亦不當不出乎此也庸以是弁諸首簡

送毋君寵之尹臨海序

遂州毋君寵之舉進士觀政户曹越明年拜臨海令濵行同鄉縉紳屬余贈言寵之清才博學恒以予業同經凡義理之疑似古人之賢否不鄙相質而商訂焉其好賢下問若出於其性也臨海在台州附郭而台州背山面江風氣完固賢豪相繼而出予嘗侍先祖丞赤城見其士之游鄉校者恒重氣節而賤偷薄若宦而歸者或有廉貪潔汚之行則群議而衆咻之

曰某也賢某也不肖蓋雖稍知義理者其是非之辨
如黑白一二無毫髮爽也故予雖别去三十年景仰
嚮慕之懷猶一日則君茲往也雖不有言尚欲思所
以爲贈況重以諸君之請耶昔子賤爲單父宰而有
鳴琴之化孔子問之對曰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
五人所友者十一人而猶以爲未足至謂此地有賢
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而皆稟度焉然後以爲所
治者大則古人之治未有不資人之善也以寵之之
賢其未仕而資諸人者如此則其既仕而推以治人
能不自用也較然矣況又當賢豪所出之地其所事

所友者又豈止於單父耶其所稟度者亦豈無人耶則寵之之往予固可逆料其加於人一等也雖然予嘗聞風俗與政化相因則今日之臨海又未可知雖聖明御極薄海內外無二然一邑一郡其風俗之美惡固守令所係也則寵之所係又有大焉者乎然則予又將以臨海之風俗而卜寵之與日之政化也寵之其勖乎哉

送學士吳君克温之任南京序

左春坊左中允吳君克温被　上命爲南京翰林院侍讀學士濵行凡同與進士爲同寮及同侍從

春宮者合錢都門外有作而言者曰世之仕者以近
君爲榮而以遠爲不遇故有春明天涯之詠亦人情
也君以學行純謹侍講 經幄敷論既暢色温而氣
和多開導之益館閣諸老先生而下咸器之又被選
旦夕侍 皇太子講讀及纂脩史局茂著功効非但
近 君而已玆遷秩而南固非厯承明之廬者得無
亦不釋然乎或曰此克温之所樂而不可必得者也
蓋古之仕者不出其鄉故於親無違離之憂即有之
其定省之使信宿可達至其後也四方易地則養與
仕始不可兼而南音越吟不勝其戚戚之懷矣克温

方以是置念將圖歸覲焉其於進取非所汲汲者則今之南都距其鄉不數舍可以時月奉親承歡於膝下所得爲多討其心樂當無涯而何不釋然也或曰古之仕者以登臺閣升禁從爲顯宦而不以官之遲速爲榮滯學士古館閣禁從之臣也今制叙遷自史職不次兩任不得或有得者則視時遭遇及資望焉耳如克溫之被簡拔可謂顯與速兩得之况南京今留都也其事甚簡而學士益無事無職掌以克溫之負氣英邁雅不好群趨隊逐於摩鞅間則茲往適其性矣而抑安有不釋然者乎余趣而進曰是則有

然者惟學士所以代王言備顧問而資獻納爲
天子親信之臣在古所謂內相有同休戚之誼焉故
禮遇恩寵之加與公卿相埒至今猶然則克溫之往
豈獨以便於奉親安於適己爲得乎今天下固無事
溥海內外固寧謐然民物豈盡得所
朝廷之上豈盡無缺政天下之賢人君子豈盡効用
則克其奉親之心其於愛 君也當無日不在念克
其適己之心其於憂 國也當無日而可違於是而
膺前席之召樹不世之勳以慰吾儕之望則又安能
獨以爲樂而無少不釋然也克溫曰子之言其藥石

哉於是席上諸君各賦詩爲別退余述以爲序

送濮君延芳丞南雍序

南京國子監丞缺國子助教當塗濮君延芳補之君初以鄉進士掌教山東之曹州勤於誘迪督率及門之士勃然知所趨向故未秩滿即陞掌教於萊郡又未滿陞國子助教故事領教事於郡邑者非秩滿不獲遷遷之蓋自君一時始然非有聲績卓越者亦未能與也君所至非徒能作人而又擅文譽故脩禮聘以執文柄者歷閩浙晉汴四省時稱得人則君之賢所以見器於人而驟升暴顯者固有自哉君濵行詞

林諸君於其子韶有寮寀之誼各賦詩送之詩有序則退余使從事昔蘇文忠公嘗曰天相人君莫大於以人遺之我　國家肇基承統以來百四十年有奇矣上自公卿下洎百執事其經術之正文章之華政事之美所以篤棐一時之至治者項背相望是孰非天相我　國家所遺我顧其所以作而養之者則亦有道焉要亦不可誣矣里有社郡邑有學兩京有監凡所以誨迪升進之者無異道而其官之置則視郡邑而衆寡之而於兩監爲尤重蓋　天子之學海內之士畢遊焉而又皆舉自郡邑以卒業者其士風治

化寔於此焉繫也故丞之置非外所有凡士之來教與否悉隸之而司成司業第總其要是其職雖主於教而有不專於教者存焉然則以延芳之清才懿學加以譽望如此焯焯宜乎公卿推擇

天子簡命豈叙遷者可倫擬哉則茲往也尚益以素所敎貴者擴而大之期於棟梁榱桷蔚然興歌俾異日論我　國家人材而推今日爲盛論今日人才而推南雍爲盛則豈徒謂天之所相而遺之者哉用是爲序固諸公咏歌之大旨也

東川劉文簡公集卷之二 終

東川劉文簡公集卷之三

序

送邵憲副天衢之福建序

刑部郎中邵君天衢校藝禮闈得奏報爲執政者所薦僉曰君之惇恪英毅固宜脫穎郎署然自此而陟列臺省貳九卿可也或假佐外臺以當一面討
命下吾同事者盡各賦詩致贈而退一人爲之引君曰幸甚既竣事不再浹旬而天衢有福建憲副之
命矣蓋福建古閩越地阻山薄海間有群不逞者恃以亡命而肆掠郊垌民用弗寧故例置憲臣奉

璽書徃控制將附之以文而威之以武也天衢之膺是任其重矣我將行諸君既如約登軸乃空上方屬余序之夫古今致理之道文武二者而已文以德勝武以威勝自上世以來未之有改者而亦未嘗岐而二之也故東山之征即制作之公旦而玁狁之伐乃文武之吉甫後世雖稱縉紳介冑分爲兩途然其出將入相以勤勞王家勒銘太常者亦夥矣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奏凱獻俘常見於操觚染翰之士固其所也天衢釋褐仕途幾二十年司水部則奏疏濬之功居刑曹則著詳當之績試棘院則擅得人之譽而文

撟譌執介聲稱褒然不有文事者乎則於是而往也制其勝待其不勝以其虞待其不虞直舉而措之耳抑余聞之古有弄兵潢池者龔遂郤兵以靖其閧有偷生荒裔者張綱文德以懷其歸則民之不逞豈無所自乎譬諸身焉凡三百六十節九竅五臟六腑肌膚得其比血脉得其通心志得其和則疾無所自生不然未有能免者君之任固有武之道焉惟不徒恃乎武而以文濟之持龔張之心以休養安集於素猶之善醫者治病於未病使盧扁之術無所試焉固吾徒之望也

送太守徐君九霄之徽江序

弘治戊申建議者以淮浙鹽法資國用者十五續所任非人則私怕倍公而緩急猝無倚辦必得資望重於時者委之事乃克濟　制可於是瀘陽徐君九霄以進士始倅轉運兩淮鹽前此蓋未之有也君感激上意至則杜私門之請謁嚴勢家之誅求權必思惠於商賦必思利於民招撫流徙竈戶設置煎辦器舍清理侵奪草塲凡職所當爲者既極力爲之而又以其餘力務爲義舉故量勸分以廣儲蓄使竈民之罹災傷者得免塡溝壑興社學以崇教化使竈民之有

子弟者得知鄉禮義出餘積以振貧乏使竄民之未
婚娶者得無至失時蓋其憂　國愛民之心如就饑
渴而其廉公通敏又足以濟之故奉法而行伸縮變
化咸自已出人無不德者一時聲譽藉甚尋憂去繼
起復任兩浙而其治績亦如之遂僅滿考擢貳太僕
蓋亦前此未之有也君涖太僕則分理順天各州邑
順天府　輦轂之下事之掣肘有甚焉者君移其治
淮者治之植廢剔蠹民困藉以少甦而事無不集於
是論列其異績者非科則道而大司馬鈞陽馬公尤
賞識不置口乃疏請於　上求出資格用之而澂江

之命下矣蓋在太僕者才四年前此亦未之有也夫考君所歷隨處輙課異狀而拔擢之典亦屢出異數固平日餙躬治行有以來之而一時賢士大夫論薦之公亦豈可厚誣哉余嘗論資格不足以振起豪傑之士然亦未多見足以膺破資格之選者幸而有焉則又自恃無所待於外而人亦不得知雖知之亦莫能用於是資格執於當軸者益堅不可去矣乃如九霄者則誠脫穎之舉豈獨吾黨可爲彈冠耶古之時有以布衣或下寮遽登樞要亦有老於一官子孫遂以爲氏者顧其材與力何如耳觀九霄此舉古道庶

幾其漸復我九霄濵行其同寅諸公皆相率為贈而劉君達夫余同年友也謂知九霄見諉故不辭書之且語瀓江之人曰占君之已歷其亦安能久留我

送憲副黃君時濟任雲南序

去歲滇南地震晝晦守臣疏奏　上念遠方黎庶或有綏輯匪人者乃遣大臣往察而黜其甚用懲弗職於是臬司缺憲副銓曹舉吾同年黃君時濟名以請制可時濟初舉進士即補脩武令越三年擢任御史又九年而後得此盖自釋褐至今凡十又八年遂陟方面之貳不可謂榮矣乎同官諸君咸彈冠相慶屬

余言賀之余知時濟者也宜其其尊官徹爵超躋敘進豈直可爲時濟賀哉滇南之人尤爲可賀耳盖時濟明達謹厚不務振搏擊刻厲之聲而其嚴重沉深人自莫能犯固有不可犯者故在脩武吏畏民懐政著異蹟既去而人思之迄今不衰而其爲御史也則立朝著按方嶽所至風采震肅誠所謂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人有所畏而不爲者則玆往也夷方僻壤之民不有如百穀之獲膏雨乎雖然余於時濟又有不能忘言者嘗讀漢書竊怪孟堅於兵無志及讀刑法志則所謂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

次用鑽鑿薄刑用鞭扑乃知兵者刑之大者也比者
雲貴二藩民夷弗靖師旅至於再出民罹荼毒殊甚
聞之談者未有不爲之痛心酸鼻無惑乎災異之頻
見蓋軍旅之後必有凶年也然究其始則固有所謂
刑罰之不中而然耳以其刑罰之不中也人心憤激
宜有不能堪者而饕功倖事之人又出於其間則彼
雖夷獠亦血氣之屬耳何所不至而兵安得已哉且
兵不可輕動也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在古已然蓋理
也亦勢也故易曰師貞丈人吉又曰師出以律或者
不能禁其動而又責理勢之所有者於非丈人之人

其爲刑罰蓋不能無頗矣時濟於此能無槩於中乎夫往事固非所論余所致私喜於時濟者則計其持心履行必慎於刑罰而不患其有不中余固爲滇南之人賀者也一婦含寃東海大旱時濟豈以余言爲迂哉

送憲副夏君時雍之任山西序

天水夏君時雍爲御史滿九載擢任山西按察司副使　命甫下諸縉紳相知者咸彈冠而慶且爲山西之人喜曰山西古冀州在春秋戰國爲晋地其民儉嗇而貧有唐堯遺風焉至今然也夫地嗇而貧則百

司庶府不能無桑雍之蠹必有嚴明特立者執法於
上然後有所畏而不敢肆往年時雍按治兩浙諸逋
負民之額賦不輸於官其爲桑雍也大矣時雍根究
懲戒弗少恕威惠用誕敷則茲履任也其不有聞風
悚惕而匿影竄跡者乎又曰山西在今爲西北要鎮
左有恒山之險右有大河之固而民之生其地者俗
尚清簡性多質朴故其所以承迎於上者猶有兒童
竹馬之真焉視他藩之以毛罽飾地錦繡被墻屋思
媚上官者懸絶往年時雍稽覈邊餉於蜀也有司以
承迎弗至自械請罰者君畧不究則茲往其肯旌賞

邊迎以壞惇朴之習乎又曰山西北連沙漠雲中上郡悉居域中雖其民務本力穡無游惰者然必籍親民之吏拊循而休息之斯可以捍禦邊圉而爲之上者激揚清濁尤貴於持衡不惑以端其趨向也往年時雍所至皆重愛民之吏凡抑揚陟罰輕重較然又嘗建議請斥絶浮屠以祛民蠹則茲往有司之視民如仇讎而朘削之者不有觧印綬於望風之餘乎余聞而壯之曰是非譽言然時雍之賢其可數其事而稱之哉嘗憶丙午之歲余偕君肄業太學見君處客館攻苦食淡泊然不以外物經心而其所至凜凜懷

天下之憂論古今人物必以愛國愛民者爲賢其疾邪惡佞之心屹若砥柱百折不回也余心慕焉比幸同舉進士戔仕途乃見其所歷卓卓如此輿靜言不少違如談者猶未能盡之也固可以想見其設施舉措而樹風聲於一方於是乎舉晋國之政以一天下其惠民豈淺淺哉時䧟濵行同年相釀餞而思所以贈顧誘於余余不佞乃即所聞告之時䧟其尚益勵之哉

送地官黄君鵬舉任南京兼歸覲序

巫山界楚蜀其地擅井鹽之利故俗多不業詩書凡

群於學校者亦多迫於勢耳吾友黃君鵬舉自少頴異目擊里俗所事事不屑獨忻忻焉樂趨就黌舍家亦不能違其志既長則窮數日之程負笈受業于經師巫山自　國朝士之舉于鄉者才七人而君之祖諱從禮舉永樂戊子科及景泰癸酉後中絶又三十年爲成化癸卯而後君繼焉人已榮君克繩祖武至弘治己未又登甲榜巫山之有進士蓋昉於君夫國家開科百有三十年而獲鄉舉者僅八人八人之中黃氏一家得其二而進士又肇之是何巫山之秀獨鍾黃氏之門哉鵬舉舉進士越一年選主南京戶

部事歲之夏四月將赴任以其太夫人壽踰八袠在堂方康強無恙乃取道歸覲雖征途之觸炎暑巫峽之月洶濤不暇顧於是鄉之縉紳合餞於都門外謂予同年乃諉以言夫天下之士鮮有不出乎風聲氣習之所感激者惟豪傑之士乃不爲所移易其志固有定焉耳然則鵬舉非豪傑之士耶顧士之溺於俗而不知學者其視利盖有重於名也今鵬舉之歸烏紗錦服輝耀閭里自　天子之命使以及藩臬郡邑諸大夫皆遣使問候其過者無不謁其閭焉人之趨走左右者咸屏氣蹴惕不敢少縱則邑之人不有所

觀發視名之重如太山者乎巫山之甲科自今日嘗蟬聯繩繼不休也雖然名之所在實亦隨之邑之人豈但榮君之名而歆艷之乎其有親者必曰鵬舉之所以事其親而不急于仕如此明日服官政馳聲續又曰鵬舉之所以居官而惠利及人如此則鵬舉之不爲風聲氣習所移者將有以移乎人而不但榮名徽號之烜赫而已矣鵬舉與余非但燕遊之好而其持心治行余固知之巫山之秀積久而後發豈亦有自耶

周氏家譜序

古者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而公卿大夫家又各有宗法以收世族故尊祖敬宗之道上下無弗惇者風俗之厚有由然也漢唐以來宗法雖寖廢而名宗右族猶明譜牒之學故其姓氏自受命以來泝源祖委無弗易考迨季世譜牒亦廢乃有視族屬爲路人者間有之譜牒當脩則又旁引曲附真贋不分其不蹈崇韜之失者能幾何哉翰林庶吉士山陰周君天兆以其世父鄉進士廷瑞所脩家譜示余屬序蓋周自得姓以來世代綿遠莫詳譜獨據舊牒之可信者始自元公之祖諱智強智強家於營道生輔

成韓成生礪惇順即元公也元公知南康軍因家廬山蓮花峯下一再傳至彝以祖蔭脩職郎累官知開封府遂自南康徙家祥符之東關鎮彝生靖登宣和間進士爲太常博士宋南渡扈蹕遂自祥符遷於杭復自杭徙居諸暨之紫巖盛厚里始定家焉靖再傳至行軍司馬謹其子格闇格出居於諸暨之南門格再傳至茂林之子淇澳澳出遷於山陰之温瀆村周家橋而淇仍舊澳三傳至宗遠之子才復別居於前梅里今其子孫自諸暨而下皆簪紱蟬聯不絕故各因其卜築之所而異其派而其世次則統以智強爲

始祖傳至今蓋二十世矣支分派別遠有端緒而尊祖敬宗之意藹然於圖牒中其譜始脩於司馬在宋慶元丙辰晦菴文公爲之序尋燬於兵司馬之子恪重脩於寶慶初元至景定甲子恪之子文郁又續脩之入國朝洪武十一年十五世孫務重加採輯宣德八年務之子華又復脩之皆一時鉅儒叙述今廷瑞所脩則又各以其類增入皆的然可信不誣若周氏者可謂好古篤信知重其本者矣古之所謂世家者非徒以其衣冠之盛也顧其德與否耳魯三卿不如四科唐世以門族相高率材子賢孫不隕世德若行

焉别戟之施雖當時亦羞稱况後世乎今觀周氏之譜其衣冠之盛固項背相望也而讀其家約乃懇懇然以忠信道義相戒飭考其文乘又皆有行誼名烈仕者爲邦國之賢處者爲鄉邑之望則其傳世之遠豈偶然哉繼自今爲子孫者按圖考牒益思紹前休不替固非但尊祖敬宗於是益篤也而凡觀者亦有所感發不視族屬爲路人則風俗之復古爲易易而是譜之脩其關於名教豈小補哉因爲之序弁以告於爲周氏之後者廷瑞自舉於鄉以終養弗仕其行誼可槩見宜其汲汲於是譜也

送太守劉君達夫之任序

同年劉君達夫丞太僕薄五年即被　簡命守彰德蓋殊遇也故事太僕非歷三考不敘遷即有之亦遐方僻郡未有近畿輔要地如吾達夫者盖達夫俊爽介特力於任事初司刑太平英聲茂實烜赫騰播逾三載遂以欽風憲被　召衆方遷其樹激揚之績於時乃僅擢太僕公論譁然不平而其譽望遂因以益重其在太僕則鋭意剗弊恵民政有宿蠹者不惜懇懇疏陳於　上如論牧地以定種額擇任官以革宿弊專養戶以蕃孳息親點視以便養戶明白剴切悉

下所司議處著爲令至於公座　朝叅人咸知其非而憚於轉喉觸諱况肯一陳於　上乎君反覆論列餘千言詞直氣充卒致舊典之既廢者復行於數十年之後可謂篤於自信不疑職守者矣以是見重於公卿間而聞於上遂有是擢然則君之所以受職與人之所以知君諒無負哉君濵行凡在翰林相知者皆榮而賀之謏余以言予嘗考彰德古鄴郡也自古爲河北重鎭故守之者多假名臣如唐則宋廣平張文貞宋則李文定田表聖而余所傾心者則西門豹史起也蓋立功於一時者易而流澤於後世者難豹

在鄴開十二渠以溉田起在鄴引漳水以爲利人至於今資之故唐宋諸賢其風節在當時猶可想見而惠政之被鄴亦不能無顧舉其功之及人之久者則如豹起未可少之豈非近古之士篤於自信而不肯苟居其職乎世之仕者飭舘傳競逢迎務求不失名譽知所以爲民興利者鮮矣而况於百世之久者達夫往矣余竊有所望也夫太僕之政專以馬之蕃息爲功績而君爲之凡可惠民者尚思竭其心力行之不欲損民以舉職而又有制於人不得行者而君力爭抗論期於必行况今以牧民爲職而又行之盡出

於巳者乎豹𧼮之水利昔固資之今豈無可利於民當興者乎余於逵夫竊有所望也若唐宋諸賢之事逵夫宜所優爲而余豈獨覬其爲鄴一時之利哉

送楊溫甫守杭州序

天下藩省以兩浙爲稱首而兩浙之郡以杭爲稱首比者刑部郎中楊君溫甫被　上命守杭州蓋簡任也　命初下縉紳大夫知溫甫者率以爲宜而榮之蓋杭州自昔謂萬商所聚百貨所殖吏奸民慝未易推究非負才局者可槩治也溫甫往居法從奉法持公有謀害其夫者權貴爲之地積歲不决君曰婦之

於夫猶子於父也而可以輕貸則法惡乎用卒正其罪持此治杭其肯以法媚人而敗倫傷教乎順天諸郡邑吏多不飭簠簋有數人者跡既敗露而其一獨善結納欲求出之君竟一置於法以此治杭其肯畜桑癕以爲民病乎諸戚畹多倚勢侵奪富民土田有司莫敢問君獨坐其罪而後知有法以此治杭其有閭閻豪右之苦也予聞而韙之既又嘆曰是豈足以盡温甫哉温甫明易學才識英悟舉進士有司刻其文爲程式善爲古文詞一根究於義理而法度整飭爲名家者賞識不厭其律身不肯以毫髮受汙玷言

辭侃侃未嘗少假借於人若其執法之公議碑之明
乃餘事耳余固信其將以所負顯赫於時而豈但宜
一守哉溫甫濵行同官者相率爲贈而以言屬余惟
杭在東南自古愼擇其人守之而亦多垂聲績予所
仰止者則如李鄴侯之引湖水以利民如李公惠之
崇簡儉以矯俗如張忠定之决子婿之訟如蘇子容
釋逋負之民其豈弟仁恕之心淸平惠利之政至今
猶可想見而愛慕不替焉以溫甫之持心飭行其所
已歷卓卓不群如此則玆往豈多讓於往哲哉惟俗
尚與世移易而爵祿名位易以溺人淮陽之薄尚見

於戇直之儒況其他耶宜其循良之化僅見於世而解庬滅罷頊刻集事者卒相師效以爲賢也溫甫往矣重乎內而不逐乎外盡乎已而不負於人使英聲茂實日流 天朝雖欲辭顯惡可得乎

送憲副余君誠之任福建序

吾友余君誠之爲御史明法執憲侃侃不阿而其持心則務恩体 國惠民不墜風紀故嘗力於任事不肯擇難易禍福爲趨避每衣綉所至風采震肅不寒而慄故事御史臺各分道掌天下之法令而文擇其才行之頴出者總視諸道章奏君既揚聲耀譽又爲

御史大夫浮梁戴公所器識乃以委焉蓋居紀綱之地越若干年所以論天下之事執天下之政斷天下之是而簡黜不肖以輔於公者居多而公信之不疑遂致心勞力疲亦不敢少自憐以是資望日深且重比歲棘寺缺貳卿者冢宰以君名薦雖一時見遴而士論益籍籍弗置會福建按察副使缺冢宰復薦君制可於是執政而下咸相視愕錯曰以某之秉心任事獨不可少留以儲公卿之選乎豈嘵嘵者易缺皦皦者易汙在古固有然也而君畧不介意方且自慶毋夫人年既及耄得取道過家稱觴膝下少罄愛日

之誠以為幸於乎是豈淺中狹量一違素望即戚戚不色喜者哉君濱行同官相率贈言而濫屬於余竊嘗念天下之事機權之所會類非一人所能為而亦非庸流所可為其所以當之者養之固非一日矣昔人有言震撼擊撞欲其鎮定辛甘燥濕欲其調齊盤錯棼結欲其解紓黮闇汙濁欲其茹納則所以養之者豈徒積歲累月哉故歷觀古名臣或以功業著或以政事顯或以節義聞凡所以堅其志操而克其識量者要非一端蓋未有崛起驟進不歷試於外者也則誠之玆往於輿論固少拂而於常格猶為超越安

知大臣以人事　君不於此思所以養之乎重内輕外世之恒情豈以誠之之賢而猶受變於俗也余於誠之非燕遊一朝之好故於諸君見諉不辭而論其大者誠之尚無以余言爲瑱哉

送郡守屈侯考績詩序

西淛郡守華陰屈侯道伸奏績京師貳守孫君節推雷君合郡之諸縉紳賦詩贈别謂余宜序先是侯視篆甫三年以故事請考績於所司時御史中丞莆田林公殿蜀屬疆圉弗靖腹裏民亦多災公方籍一二有司之良翊賛其治法征謀所不逮乃報弗許又越

三年侯復以故事請時安陸劉公希範受代報如前已而邊陲少靖許之余方歸覲里下得侯之報爲之喜而不寐客有譏之者曰甚矣子之無意於吾民也侯英敏剛果孜孜愛民不屑顧事之利害爲趨避其於豪強根鋤梳剔無少貸而於善良則撫之如赤子至於禮賢育士尤所注意不以踈賤遺執法雖不容毫髮而不及於不犯馭吏雖若嚴而未嘗不厚於謹飭之人故自侯下車武斷鄉曲者無所庇於閭里舞文弄法者斂跡州邑碩鼠不刺鴻鴈興歌今聞侯去民如失怙恃戚戚焉無寧居而子獨喜而不寐甚矣

子之無意於吾民也余聞客言瞿然不能對者移時繼告之曰桔槔之澤不若雨露之滋池沼之蓄惡比江河之大侯之保民馭吏其治狀誠有出於等夷者然　聖明方銳意惠養元元所以承　上意者則在諸郡邑之守令也故恒博求其賢者而超擢顯拔以鼓動其激厲之機使凡爲守令者咸有所興起以平其政於民庶惠澤下流不壅若侯者緊以守令之賢孰可先儓措乎則今奏績而去也　聖天子明見萬里加以宰執之賢豈無所以待之而俾混處於衆乎以其有以待之也則凡如侯受專城之寄者孰不思

所以自待而其處於下乎則侯之惠及於民當何如也吾故爲之書而不寐是或一道耳客曰鄙人固嘗諸飲食屬厭而已安及其他幸聞命矣客既退遂書於縉紳珠玉之首因以復於二君且述民之意而爲之詞

賀陳君廷獻考績受　勑命序

余友陳君廷獻爲御史明憲執法無所屈撓出按貴陽及廣西所至尤稱得風憲體威而不苛明而不察仁恕而不姑息故浹三載考績銓曹書最　上給勑命襃嘉贈封父母如式於是同寅諸君榮而賀之屬

余以言諸君知廷獻於今日耳余固稔知而又以占君名位之進未易量爲可賀也蓋余與廷獻同舉進士廷獻初筮仕即補宜興令宜興在常州爲鉅邑地雖美而民實困士風雖淳雅而亦不能無健訟之習故宦於此者非廉潔無私則政之行多有掣肘於其間而惠澤因以不敷君乃隨事立法悉心推究而行之必力故民被惠獨渥試舉一二言之 國初張士誠據蘇州爲寇常州湯大夫拒守以糧乏預借武進宜興者一年濟急自後遂定爲賦額民甚苦之君䟽於 上得於原納折糧布外增若干疋每疋抵糧一

石民困獲少甦邑中鉅室歲當起繇每詭寄田於親
識戶下覬影射重差故細民之繇常與富室相當坐
累君乃於每歲徵收但計田畝帶徵米二升貯倉糶
銀解各官顧役詭寄之弊不禁而除縣治東西接連
湖水舊有城垣坍塌民無所保障君爲甓晝脩築民
不告勞宋岳武穆王嘗有功於是邑人至今戴之君
爲改華光淫祠春秋致祭其他鋤強植弱凡有惠利
於民者未易盡數蓋無不盡其心爲之故在邑甫三
年連爲按治者疏舉政績卓異遂被　召擢授御史
然則計君之才識蓋不待冠惠文衣繡持斧而可逆

知其績之焯焯逈出等夷矣夫世之負才美者豈易縷數惟少有盡心於所事者故昔人論人才以忠實爲上才識次之是豈才非所貴哉以廷獻所已歷而皆頗特不群如此則其忠實可知由是而往或出典藩臬或入貳臺省何適不宜而亦何有於不稱則他日錫予之典尚有大於此者而其賀亦隨之余不佞辱爲知己尚當執筆以俟固非但今日之賀也

送保定太守董君萬英之任序

保定畿輔要郡所以統制於上者僅一二風憲重職無若外郡咸臨於藩臬諸司蓋尊官也然而距京師

原缺

爲所急蓋王畿之內人心安止則四海之大皆在統理之內詩所謂商邑翼翼四方之極也邇者屢寇震邊凡軍餉之轉輸士馬之調遣人心不安甚矣重以水潦螟蝗爲災流徙求生者絡繹於路然則萬英之往其理郡治民所以仰止前哲者豈但當見之不惑守之不移而其勞來安集固結人心俾是郡巋然峙畿內如長城焉則固大有所經畫於其間矣

送太守黃君伯望之肇慶序

莆田黃君伯望以進士累官戶部郎中明信惇毅蔚著時望弘治乙卯有 旨令有司治外戚居第特災

異迭見　詔諸司脩省伯望遂抗疏謂脩省莫先於
節財用節財用莫先於止土木況外戚居第未至庳
陋必欲治之則糜費不貲且動衆興嗟安在其應天
以實也詞旨剴切得寢士論韙之故一時聲名鏗鏘
震耀而大司徒周公伯常少司徒許公季升猶極器
重其莅官主於愛人利物嘗權貨臨清寬而有執商
族稱便以是超遷顯擢人不謂驟比肇慶缺守宰臣
疏其名遂被　命往踐其任瀕行余同年友陳君子
居及侍御陳君時周借其鄉縉紳屬敘行李昔趙韓
王相宋祖定天下以半部論語李文靖爲相自謂如

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尚未能行故恒誦論語不置夫以韓王之元勲文靖之聖相其所以佐成開基致治之業者咸不出於論語而所以致力者猶在於節用愛人之一言則所謂節財物者非治民之藥石哉以相天下猶不外此而况於守令之親民者哉今伯望居郎署之列事固有不能直遂其志者而乃汲汲欲見諸行不顧批鱗論列則玆往也受專城之寄膺承宣之任事出於我而無爲之沮抑其所以嚮往可知而其所至當不可涯矣惟名位權勢易以移人苟非的然有見於中鮮不眩於岐路然則伯望行矣古

有爲治力行之言竊願舉以爲韋弦之助也余聞伯望爲莆中世家其先有曰滔者唐乾寧初爲御史裏行以文名傳至　國初有曰孟珍者業儒篤行屢徵聘不受子龍舉進士任戶部主事歆舉明經歷官廣元教諭遺愛在人至今祀其地戶部之子綸舉鄉進士爲順德教授教諭之子廷立即伯望之父　誥封員外郎飭躬樂善不失其世守則伯望之賢固有所自哉

送同年楊君尚絅副憲江西序

天下之藩臬稱椎劇者非江西則兩浙蓋難甲乙者

也故其文獻之盛民物之繁獄訟之紛雜率倍蓰於他所而政事之施亦如之凡吏于其土者雖郡邑恒慎擇人况郡邑而上其責猶重者乎以其責之重而任之慎也而其遷陟登進之序亦不例與諸藩臬相埒則抑揚之機亦勢有不得不然者矣比江西按察司缺副憲吾友刑部正郎楊君尚綱承命往補諸搢紳私相喜曰吾儕可以彈冠而慶矣盖君明達謹厚持法兢兢不敢失尺寸自舉甲科入憲部於今十有七年而公明仁恕之聲騰播如一日往歲荊楚有大吏訐訴於親藩者屬君按詰君議辟處法無偏

重人以得體歸焉繼按治兩浙者坐執憲刻覈爲下所許亦屬君乎之比奏當之上人無異議其讞請法比非一日矣故事官歷西曹即署以陟貳外臬者僅踰十年君復過之其恬於進取又如此故君是擢雖引領跂踵欲得之者亦遜然無後言則君之信於人固有素矣濱行凡同年在京師者咸以爲榮謁余言贈之夫法者所以整齊天下之具而憲部按察則所以秉法於内外者也故非明不能別姦慝非公不能柱請謁非恕不能悉人情一或有失則召災致異鮮不由之而況又當椎劇之地乎考尚綱素履其在内

焯焯如此則膺是任而往也譬之建瓴水於高屋駕輕車於熟路耳而何暇於窾啓寡聞之談哉獨嘗念陸文貞有言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爲煩耳說者以爲庸人何足以擾天下之事擾天下之事者乃小智之人也故孟子以行所無事爲大智今天下之事擾於小智多矣官有羡員賦無定法聲容日盛根本日蹶凡上之所以弛張下之所以趨事益倍於曩時正昌黎所謂民就窮而斂愈急者也則尚綱徃矣法家之事吾無容喙若此者可以預處而禁遏之否乎余不佞庸以是致諸同年之意尚綱固不以規爲瑱也

送侍讀毛君維之歸省序

東萊毛君維之舉進士入翰林爲檢討歷侍讀盖十又七年矣而以學行之懿蔚著時望荷　主上簡用始爲纂修會典官繼充　經筵講官又充　皇太子講讀官凡職所得爲者無一不與茲以其二親皆踰七望八垂白在堂也疏乞告歸省　上特許之仍命乘傳以行故事諸司章奏有所請悉下所司覆奏而後得　旨裁決未有徑許者亦未有以私事而得乘傳有之則　特恩也君乃獨兼被之不榮矣哉濵行閣老先生而下各賦詩贈別春𡨥同年也則屬爲序

徃歲癸丑維之初以檢討續最尊翁養浩先生以教授居林下被 封如其官母劉爲孺人維之耶乞歸省 上既許矣至是復有此舉議者或以爲汲汲於私恩而於公議若緩者惟昔溫太真忠義慷慨風節表著一時晋室名臣固少儷也而其奉檄絶裾不能不貽君子之譏 今天下一家四方無鬬爭兵革之聲士之仕也皆所以樂行其志而不詒伊戚苦無容於絶裾而去者然不有榮宦忘親者乎則維之此舉宜厪 聖明之慨念矣獨嘗誦四牡之詩知古昔人君燕臣極叙其恩歸傷悲之情閔其出使靡盬之勞

蓋所以體悉之者甚至而當時之臣蓋不懈於公家之事故先儒以爲臣之事上也必先公而後私君之勞臣也必先恩而後義今維之居文學侍從之列兩乞予告皆蒙　詔許而恩賚之加又出恒典則　聖明體悉之者可謂至矣况近以　東宮輔導得　賜五品金織緋衣寶帶禮待優渥則君之所以圖報者豈可或後而安於戚緣承顏之間哉詩曰式遄其歸試於維之行爲一誦之諸公之賦大篇短章其旨趣當亦不出此也

東川劉文簡公集卷之三　終